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

(一)

邵伯溫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祕書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學津本較佳故據以排印其有避胡虜字改作他字者則據津逮本校正

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前錄二十卷宋邵伯温撰伯温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温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爲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鐙籠錦事出文彦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譌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温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殤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邵氏聞見前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温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几杖於左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甚廣烏乎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惟喜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既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第二十卷幷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仲子博謹序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宋　邵伯温　撰

太祖微時遊渭州涇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杜琮畫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為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為天子是謂周世宗焉

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即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為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亦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不附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

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國不安者無他節鎭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賫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

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衞。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人作相。內臣主兵。至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

一家。愼無反已而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捨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徵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乎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況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鎭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鎭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尙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鎭七年率先諸鎭納節

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乎．太祖寫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瀼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宜成都．凡昶所權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既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尙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眞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淸樓．晏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幛．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

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罥.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眞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不擁慶羨。寔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

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儉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眞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窠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擽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温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彦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衞人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蠱者自書簪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醻其釧復

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既踰期不產。按驗皆蠱之詐。得其鈿於佛閣土中。乃蠱自埋也。翁氏削一資杖韓蠱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之。光獻太后曰。置蠱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蠱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温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王元修、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劍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主爲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烏乎、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達暴卒。

韓魏公爲司馬温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壕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竄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

毫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衞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禁中。温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温成薨。帝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以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曙、英宗諱）亭。帝謂后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翌旦兩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黄衣。命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即位數日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迨光獻之崩。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

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兒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尙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勳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爲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衞。帝曰。相公休奬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惜儀衞未禮。有無奬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扈者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尙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幄。尙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參政。首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

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闕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屏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鑰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

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温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眞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既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歷以後。天下雖復太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

神宗開潁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潁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有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

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潁王。持國劻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乎。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

府陛辭先是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參政堯臣共乞立英宗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酋之禁中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令兗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京除閤門祗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遂將置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著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册天下不以

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烏乎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詳伯温著之辨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韙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帝曰。凡虜爭一事。尙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北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北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宗屬與

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溏濼向聞遣使部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歷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敵情無厭浸淫不已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怨於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劃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敵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用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充。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曜瓦、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即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參合。此敵人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今釁已

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日蹙。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敵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人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夏國、唃廝囉、高麗、黑水女眞、韃靼、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安與間諜。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之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

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為意。而優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葭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愧也。議者為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荊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使帝遂擯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驍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眞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温曰、元祐皇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

亦未爲無理。伯温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即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逮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興。則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居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餓饑。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

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烏乎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
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
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以逢合上意布還
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
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蔡詵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
曰王詵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詵所納劄
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後詵因館伴
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自此忠彥之
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旣怨布乃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
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
龔夬輩多賢者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樞密院京旣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
大獄治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參軍廉州安置布之諸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
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
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無術寡謀窺視

同列。間言並興。上不樂罷之。京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相余深。皆鄙夫小人。無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儇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肯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絛爲謀主。絛與其兄相仇。絛敗。京復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大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鄴、李梲、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烏乎、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世戒。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伯温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册故書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繇。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剋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擾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鳥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粗謀。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辜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具

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霄非繇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則何異爲鼷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七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撿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繇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庶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饎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柰人多獻佞事失防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既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

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懇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斛雇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賣牛。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鰥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加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辨其眞虛。又難行於本貫。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平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土宿照臨。

外寇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況毀譽生心。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閒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闕志。一則彼有讎心。而況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却慮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常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有傾心。皆曾執手。温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

世、應繫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避危亡。葢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因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徵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鎭鄧州。故有是奏。帝下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尙以取幽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眞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葢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

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讓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李沆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烏乎。賢相思慮遠矣。至熙寧初。王荊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今日之亂。蓋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荊公。首建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荊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況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眞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旣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局鑰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櫝。

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況此亡國之遺物乎。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耽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拂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參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臣。輒敢凌辱執政。時銜替黃中之後裔矣。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士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戾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簒弒。興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勸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餚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祕書少監移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病瘧。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椀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丸戒曰。俟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主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之。宰相趙普尤

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誦知滁州。眞宗卽位。以直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誦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自敍甚祕。嵓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間有奇書。不惜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織人譖上於世宗曰。趙某自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遽令引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士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嘗恐不迨。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又曰。上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既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既見上號令。兵士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騷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誡約之事。滿城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

有愛民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眞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主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上時官爲點檢）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晉王後受命是爲太宗）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紬絹晉王已下因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上享天下十七

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則常有東南。他人卽不可也。俶感泣拜謝而去。俶至錢塘。開帒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妥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既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媼泣曰.太夫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宏事訾之.公笑曰.彼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後廣使在廷.曰公曰.此無宅相公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飫石之儲.嘗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衞士廊飧.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蘚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盍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眞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烏乎。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尙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眞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敍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烏乎。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罏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無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

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卒。文正既衰。疲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書。（其室中今有畫像。）有詩云。八灘風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饋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眞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坐堂中。宅後臚張氏御座人不敢居正寢。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烏乎、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繇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

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攢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烏乎、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烏乎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亟往呂文靖爲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

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烏乎。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爲宰相。維爲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宦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歷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

宗可之龍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爲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烏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癇疾凡聚立庶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爲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旣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開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

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爲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烏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爲知制誥後入翰林爲學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特賜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與懿恪雖友壻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

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柱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王復、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醜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且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

以修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永叔之力云。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烏乎、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如神、震畏愾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韓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勸去鬢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饑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徽時爲文潞公虞候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授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

出行。同輩以爲笑。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幷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凡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愼言、愼行、愼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烏乎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道義交

獨爲知公者焉。

慶歷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不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眞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鯨壑無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爲宰相不私其親。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陛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英宗已卽位。

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制詞敍述陛下卽位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之事。仁宗尙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論絲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勳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爲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爲參知政事。俱久次。王荊公安石拜參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爲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荊公在政府。既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荊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荊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龍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昔與荊公交遊揄揚之人。皆退斥不用。荊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爲沮青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荊公後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平日荊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神

宗始不悅荊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者、逢州人、有道術。荊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荊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荊公之弟安國。非至追勒。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荊公。公不辭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烏乎、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絳論助役、與荊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爲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爲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隕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

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庭、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荊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荊公初不屈。如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荊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荊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荊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鎮

大臣將與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誥詞。昭著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册英宗爲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閤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時司馬温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眞宰相也。歐陽公言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

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爲屬官皆相善張金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軍籍其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尙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盛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尙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卽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

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文潞公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僉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上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廊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大尉耳。帥未升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

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專永樂之役未至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爲之動城既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烏乎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撿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鑰亦無從撿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

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記蓋自唐已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庄今爲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莊今爲少師任公別墅池臺故基猶在二莊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二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木之勝元豐初開淸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爲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滙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還政歸第以几杖鱒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樂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仝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

祕書監劉几、衞州防禦使馮行巳、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愼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謇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圴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劒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謂溫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方潞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

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烏乎。皆達理之言也。英宗卽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修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幷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史勅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寖有傳其疏者。多以爲太過。未幾。中書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爲知人。溫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

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安石如故所爲。終不聽。乃絕交。温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誦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常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廿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温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秖憚跼蹜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故温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於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

久居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